

絕地驚航

大
小
說
16



John J. Nance

約翰·南斯／著
林麗冠／譯

PANDORA'S CLOCK



前有致命病毒阻擋去路
後有恐怖組織的雲端狙擊
缺水、少糧，燃油又將耗盡
是誰挑起這匪夷所思的危機之旅？

大 小 說 16

絕地驚航

約翰・南斯(John J. Nance)一著
林麗冠一譯



智庫文化

絕地驚航 / 約翰·南斯(John J. Nance)著 ; 林麗冠
譯. -- 第一版. -- 臺北市 : 智庫文化出版 ;
[臺北縣]新店市 : 貞德總經銷, 1996[民85]
面 ; 公分. -- (大小說 ; 16)
譯自 : Pandora's clock
ISBN 957-9553-74-2(平裝)

874.57

85013366

大小說 16

絕地驚航

原 著／約翰·南斯

譯 者／林麗冠

發行人／林秀貞

特約編輯／陳翠蘭 美 編／柯文莉

地 址／台北市基隆路一段333號國際貿易大樓1201室

電 話／(02) 345-5607 (代表號)

傳 真／(02) 757-6865

郵政帳號／17391043

郵政帳戶／智庫股份有限公司

排 版／龍虎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印 刷 廠／鴻展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地 址／新店市中正路四維巷2弄3號

出 版 者／智庫股份有限公司

登 記 證／局版北市業字第68號

總 經 銷／貞德圖書事業有限公司

電 話／(02) 218-6714

地 址／新店市民權路130巷4號3樓

本書獲作者獨家授權全球中文版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1996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行(1~2,800本)

原 名／Pandora's Clock

Copyright © 1995 by John J. Nance

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1996 by Triumph Publishing Company,
Ltd.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oubleday a division of Bantam Doubleday
Dell Publishing Group, Inc.

This edition licensed by Cribb-Wang-Chen Inc./

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定價／300元

ISBN : 957-9553-74-2 (英文版ISBN : 0-385-47944-1)

序曲

大雪紛飛之中，海姆斯教授及時回到停車的森林小徑。五十碼之外，有人意圖闖入他的車子。

一個小時前，他把車停在白雪皚皚的巴伐利亞森林美景，準備拍些照片給家人看，絲毫沒有考慮到安全的問題。方圓百里只有他這輛車。

那個人的意圖讓人一眼就看穿，準是小偷。他的塊頭很大，身穿類似公司行號的工作褲，現在正用工具瘋狂地撬開門鎖，並沒有注意到海姆斯的存在。

海姆斯看見這一幕嚇了一跳，不知該如何是好。這時一架直升機的聲音從身後傳來，起先很模糊，但愈來愈近，海姆斯凝視小偷片刻，然後毫不考慮就把照相機袋放到地上，衝出樹林，邊跑邊喊，試圖在覆滿白雪的地面上站穩。

「你以為你在幹什麼？離開那輛車子！」

小偷立即挺直身軀，往海姆斯的方向注視。海姆斯停住腳步，不知道接下來會如何，但是那人只是很迷惑地站在那裡，看看海姆斯，再看看天空，然後眼光又回到海姆斯身上。他的右手無力地攀住車門，雖然行徑近似瘋狂，倒不會令人感到威脅。

直升機現在飛得更近，那人也聽到了，他手遮光線、眯著眼睛看頭上的那架機器時，目光就從海姆

斯身上移開。他腳步踉蹌地後退，然後恢復平衡，再後退幾步。突然間，那架直升機從海姆斯背後驟然襲來，在停車區上空低盤旋。那小偷見狀，轉身竄入另一邊的森林狂奔而去。直升機駕駛員顯然看到了他。

駕駛員遲疑了一會兒，好像是在由機翼氣流攪拌起的紛飛大雪中，檢視那輛車子，海姆斯可以看到坐在直升機左邊位置的人眯著眼睛向下望。接著，直升機加速飛往小偷逃跑的方向，從林梢間消失時，機翼和噴射引擎聲也隨之逐漸消逝。

等直升機再度出現，海姆斯本能地退後幾步，並退回森林邊界。他不小心踩到相機袋的邊緣，弄斷了附有識別證的小皮帶。他向前一把抓起相機袋，卻不知道識別證已經掉落在森林裡。

車門的門把被那人使用的金屬工具敲出幾道深痕，不管他是誰，一定不是職業小偷，事實上……海姆斯回頭向直升機消失的方向望去，一面回憶起直升機身上的標誌和機艙內那個男人穿著的制服。

突然間，他瞭解一切了。

「我敢打賭一定是逃犯！他顯然是要偷我租來的車子！」

海姆斯發現心臟因為緊張過度而撲通撲通地跳著，他突然覺得頭暈腦脹，胸口隱隱作痛。他摸索到鑰匙，開了車門，側身猛然坐到駕駛座上鬆一口氣。

直升機仍然在不到半哩的地方，顯然仍盤旋不去。他不知道駕駛員最後是否會把逃犯趕回停車區，但把車鑰匙插在鑰匙孔而毫無防備地坐在車裡，難保不會出事。

想到這裡，海姆斯便把腳收進車裡，關上車門，準備發動車子。他的手剛一碰到車鑰匙，就有東西在猛撞車身。

海姆斯往左看，發現自己正瞪視著那個幾分鐘前從空地衝出來的人。

海姆斯突然恐慌起來，拚命想發動車子，但是車子卻文風不動。

那個人猛敲車窗，睜大的雙眼充滿了恐懼和驚慌。海姆斯聽到直升機的聲音從背後響起，但是那個人用拳頭一再猛打車窗，將直升機的聲音給淹沒了。

海姆斯一再搖頭說不，並且強押著自己顫抖的手去轉動車鑰匙，但是有地方出了問題。此刻他身陷無法自拔的噩夢，想逃離眼前的妖怪，身體卻無法動彈。

那人消失一會兒，又出現，這次撞擊的聲音更大。海姆斯發現那人正在用石塊砸他的玻璃，海姆斯開始用盡力氣發動車子。引擎終於順利啟動，此時窗玻璃也應聲粉碎。

吹到臉上的一陣寒風告訴海姆斯，此人正準備硬闖進來。海姆斯一手摸到變速裝置，猛踩油門，把車速拉到最高。

安全玻璃的碎片在他面前爆裂開來，就在他左腳離開油門之際，右腳又繼續把油門踩到底。這時有一隻手伸進窗內，抓住他的衣領。

海姆斯本能地舉起手臂，在車子東倒西歪前進之際，趁機撞開那人的手。

他猛踩油門加速，衝到通往大型高速公路的小路上。此時，他往照後鏡一看，發現那人跪在地上，沒有再追來的樣子。他可以看到血從那人的手臂上滴下來。

開到幾哩之外，海姆斯教授的心跳漸漸平緩下來，他把車停到路旁，開始清點東西。照相機和他爲住在馬里蘭的兒子和兒媳婦錄的演講錄音帶，仍安然擺在車後座。在海德堡大學休假的半年期間，他準備在巴伐利亞錄一些帶子，但是他把它一直延到最後——但願他沒有等這麼久。反正再過兩天，他就要帶著它們回到美國。

海姆斯再度踩下油門，準備上高速公路時，他從碎裂的窗戶向右看，注意到被打破的窗戶下半部鋸齒狀的表面。

是血。

玻璃浸滿鮮血，顯然是林中那個瘋子流的血。

但是他的左手也一直有灼熱的感覺。

一陣寒意爬上他的背脊，海姆斯看看他的手，發現有一道深深的傷口。

序曲

大雪紛飛之中，海姆斯教授及時回到停車的森林小徑。五十碼之外，有人意圖闖入他的車子。

一個小時前，他把車停在白雪皚皚的巴伐利亞森林美景，準備拍些照片給家人看，絲毫沒有考慮到安全的問題。方圓百里只有他這輛車。

那個人的意圖讓人一眼就看穿，準是小偷。他的塊頭很大，身穿類似公司行號的工作褲，現在正用工具瘋狂地撬開門鎖，並沒有注意到海姆斯的存在。

海姆斯看見這一幕嚇了一跳，不知該如何是好。這時一架直升機的聲音從身後傳來，起先很模糊，但愈來愈近，海姆斯凝視小偷片刻，然後毫不考慮就把照相機袋放到地上，衝出樹林，邊跑邊喊，試圖在覆滿白雪的地面上站穩。

「你以為你在幹什麼？離開那輛車子！」

小偷立即挺直身軀，往海姆斯的方向注視。海姆斯停住腳步，不知道接下來會如何，但是那人只是很迷惑地站在那裡，看看海姆斯，再看看天空，然後眼光又回到海姆斯身上。他的右手無力地攀住車門，雖然行徑近似瘋狂，倒不會令人感到威脅。

直升機現在飛得更近，那人也聽到了，他手遮光線、眯著眼睛看頭上的那架機器時，目光就從海姆

斯身上移開。他腳步踉蹌地後退，然後恢復平衡，再後退幾步。突然間，那架直升機從海姆斯背後驟然襲來，在停車區上空低盤旋。那小偷見狀，轉身竄入另一邊的森林狂奔而去。直升機駕駛員顯然看到了他。

駕駛員遲疑了一會兒，好像是在由機翼氣流攪拌起的紛飛大雪中，檢視那輛車子，海姆斯可以看到坐在直升機左邊位置的人眯著眼睛向下望。接著，直升機加速飛往小偷逃跑的方向，從林梢間消失時，機翼和噴射引擎聲也隨之逐漸消逝。

等直升機再度出現，海姆斯本能地退後幾步，並退回森林邊界。他不小心踩到相機袋的邊緣，弄斷了附有識別證的小皮帶。他向前一把抓起相機袋，卻不知道識別證已經掉落在森林裡。

車門的門把被那人使用的金屬工具敲出幾道深痕，不管他是誰，一定不是職業小偷，事實上……

海姆斯回頭向直升機消失的方向望去，一面回憶起直升機身上的標誌和機艙內那個男人穿著的制服。

突然間，他瞭解一切了。

「我敢打賭一定是逃犯！他顯然是要偷我租來的車子！」

海姆斯發現心臟因為緊張過度而撲通撲通地跳著，他突然覺得頭暈腦脹，胸口隱隱作痛。他摸索到鑰匙，開了車門，側身猛然坐到駕駛座上鬆一口氣。

直升機仍然在不到半哩的地方，顯然仍盤旋不去。他不知道駕駛員最後是否會把逃犯趕回停車區，但把車鑰匙插在鑰匙孔而毫無防備地坐在車裡，難保不會出事。

想到這裡，海姆斯便把腳收進車裡，關上車門，準備發動車子。他的手剛一碰到車鑰匙，就有東西在猛撞車身。

海姆斯往左看，發現自己正瞪視著那個幾分鐘前從空地衝出來的人。

海姆斯突然恐慌起來，拚命想發動車子，但是車子卻文風不動。

那個人猛敲車窗，睜大的雙眼充滿了恐懼和驚慌。海姆斯聽到直升機的聲音從背後響起，但是那個人用拳頭一再猛打車窗，將直升機的聲音給淹沒了。

海姆斯一再搖頭說不，並且強押著自己顫抖的手去轉動車鑰匙，但是有地方出了問題。此刻他身陷無法自拔的噩夢，想逃離眼前的妖怪，身體卻無法動彈。

那人消失一會兒，又出現，這次撞擊的聲音更大。海姆斯發現那人正在用石塊砸他的玻璃，海姆斯開始用盡力氣發動車子。引擎終於順利啟動，此時窗玻璃也應聲粉碎。

吹到臉上的一陣寒風告訴海姆斯，此人正準備硬闖進來。海姆斯一手摸到變速裝置，猛踩油門，把車速拉到最高。

安全玻璃的碎片在他面前爆裂開來，就在他左腳離開油門之際，右腳又繼續把油門踩到底。這時有一隻手伸進窗內，抓住他的衣領。

海姆斯本能地舉起手臂，在車子東倒西歪前進之際，趁機撞開那人的手。

他猛踩油門加速，衝到通往大型高速公路的小路上。此時，他往照後鏡一看，發現那人跪在地上，沒有再追來的樣子。他可以看到血從那人的手臂上滴下來。

開到幾哩之外，海姆斯教授的心跳漸漸平緩下來，他把車停到路旁，開始清點東西。照相機和他爲住在馬里蘭的兒子和兒媳婦錄的演講錄音帶，仍安然擺在車後座。在海德堡大學休假的半年期間，他準備在巴伐利亞錄一些帶子，但是他把它一直延到最後——但願他沒有等這麼久。反正再過兩天，他就要帶著它們回到美國。

海姆斯再度踩下油門，準備上高速公路時，他從碎裂的窗戶向右看，注意到被打破的窗戶下半部鋸齒狀的表面。

是血。

玻璃浸滿鮮血，顯然是林中那個瘋子流的血。

但是他的左手也一直有灼熱的感覺。

一陣寒意爬上他的背脊，海姆斯看看他的手，發現有一道深深的傷口。



12月22日星期五

下午1:50 (全球標準時間中午12:50)

德國緬因茲

霍蘭機長緊張地把話筒換到另一邊耳朵，同時瞥視床頭的時鐘。沒剩多少時間了。等一通越洋電話，愈等愈不耐煩，這種焦慮的感覺，幾乎和他等待接收機員排班表傳真時的感受一樣。

十分鐘之內，處於過節心情的十名空服員將會在大廳等待，然後過街走一小段路到對面火車站搭乘一小段火車到法蘭克福機場。當然，他們自己知道怎麼走，但是禮貌上需要機長準時出現帶隊。

一連串嘟嘟聲穿過電話線，但是沒有人接聽。醫生到底到哪裡去了？傳真上面留的話很急迫。霍蘭打開傳真信再讀一遍，一面想尋找線索：

給：霍蘭機長，轉交緬因茲希爾頓飯店的大衛醫生

威靈罕今天早上和我們連絡，要你打電話給ASA P

關於：最近的檢查#214-361-1076/CrewSked/D F W

一個遙遠而冷靜的聲音終於溫吞吞地傳來。「威靈罕醫生現在不在，你想留話嗎？」

去他的！總機服務。「告訴他詹姆斯·霍蘭機長回他的電話，告訴他我人在德國，會在一小時內再打電話過去。我……我必須和他談談。」收線之際，他又把話筒拿到耳邊，「嗯，你可以用呼叫器連絡

到他嗎？」

但是線路已經斷了。

霍蘭放回話筒，覺得焦慮起來。三天前簡單的攝護腺檢查應該是例行公事。他沒有症狀，沒有癌症的跡象或其他任何問題，如果醫生打電話來是要告訴他有這些……

他再度看錶：下午一點五十四分，還有六分鐘。

霍蘭弄直領帶、合上過夜的旅行袋，把傳真折好放進口袋。他拉拉制服外套，又把兩個袋子放在折疊式手拉車上。門口有一面全身鏡子，他遲疑一下才檢視自己的儀容。他已經太熟悉眼睛下的黑眼圈，以及它們如何流露出他四十六年來的沈重。

最先注意到他的臉變出腫眼泡和皺摺的是珊卓。珊卓，他的妻子（他提醒自己，是前妻），希望他去做整容手術，她（半開玩笑地）說，不想嫁給一個愈來愈像詹森總統的人。

但是之後她離開他，原因與容貌無關。

他打開沈重的門扉走到走廊上，覺得自己又老又累，垂頭喪氣。耶誕節將會是孤獨的煎熬。空服員整個早上都在購物血拚，他們在飛往紐約的途中真是興奮又熱情。「哼，胡說八道！」這句話他在心中不斷出現，但是他決定不去掃其他人的興頭。

不過，因為擔心醫生的留言可能是傳達惡耗，那麼跨越大西洋飛行的六小時將是殘忍的酷刑，而且另一位駕駛是狄克·羅伯，他的出現將使情況更糟糕。

霍蘭望望走廊，很慶幸看不見羅伯。當然，他一定和以往一樣，自大地利用在大廳等候的時間和年

輕的女空服員調笑，並且像鐵路站長一樣，不時核對手錶。羅伯是從訓練部來的年輕檢查機長（check captain），任務是在波音七四七—四〇〇飛機上，對資深機長霍蘭作初步的資格測試飛行。兩天來，他不斷批評霍蘭所做的每一件事，目前霍蘭還勉強能忍受。

沒錯，一如往常，他不會說什麼。

他回憶起有一次他曾試著向珊卓解釋什麼是檢查機長。「他們訓練部門的飛行員，」他告訴她：「有些在年資尚淺時就升上機長，之後便執行檢查；他們和我們一起飛，稽核駕駛例行班機的飛行員。」

「你不喜歡他們？」她問道。

「他們大部分是好人，但是有些愈變愈自大，好像沈醉在自己的公正和權力之中的小凱撒。他們喜歡評判人，不喜歡指導人。自大的年輕檢查機長尤其糟糕。」

羅伯最符合這段描述。

霍蘭走進電梯看了一下錶，滿意地注意到自己比預定時間早兩分鐘到。

霍蘭機長走出電梯時，羅伯向他走來，而且故意看著手錶，問飛機是否會準時。

「就我所知，狄克，會很準時。」霍蘭一回答，立刻發現自己已掉入陷阱。

「錯，延誤了！」羅伯帶著幾乎藏不住的喜悅說：「我在半小時之前爲了公務打電話給公司，我猜你已經打過電話了，但是當他們說沒有接到你的電話時，我覺得很驚訝。」

羅伯告訴他，有個燃料栓塞必須更換，六十六號班機會晚三十分鐘，也就是在下午四點半飛往紐約，機上乘客共有兩百四十五人。

窗外是下著小雪的美麗冬景，但是羅伯彷彿視而不見。他在前往法蘭克福的火車上特別提醒霍蘭，身為機長的職責包括與在海外機場的分公司保持連絡。霍蘭始終保持禮貌，適時地點頭，但是他的唇色因為這番努力而轉白；這點羅伯倒也注意到了。等他們接近機場，羅伯無可奈何地對自己嘆氣口，覺得霍蘭這個懶惰的傢伙肯定是筋疲力盡了。

霍蘭倒認為羅伯是個自以為是的混蛋。

他們在公司分手，霍蘭讓羅伯執行地面檢查工作，自己則走向登機門，穿過機場大廈。雖然機場人潮洶湧，霍蘭卻視而不見，一心只惦記著醫生的電話。他向來羨慕那些在飛行時，似乎可以把所有麻煩拋到九霄雲外的少數人，他從不能達到這種超然。在珊卓憤然離去、把一樁破碎的婚姻所有殘餘都擊碎時，她留下的，是經常陪伴他的痛苦空虛。有好幾個月，他都帶著那種空虛飛行，現在也是如此。

在三十四號登機門之外，七四七—四〇〇龐大的形象隱然若現，機翼上覆蓋了一層雪，除冰車就停在附近。霍蘭找到一個空電話亭走進去，摸索著電話號碼。這時他想到，一九八二年佛羅里達航空在華盛頓墜機，以及冰雪對飛機所造成的影響。他心裡暗暗提醒自己，一定要再次確定羅伯確實驗收了除冰後的檢查。

站在三十四號登機門附近，蕾秋·謝伍德將她及肩的茶褐色長髮向後攏了攏，發現自己正在注視一

個陌生人，而那個陌生人也緊盯著自己。她告訴自己，這種態度不合大使助理的身分。她下意識地調整一下裙子，又轉向人羣望去，有點生氣美國大使李·蘭開斯特這麼晚還不來。蕾秋穿著一雙磨人的鞋子，而且罰站了十分鐘。她掃視川流不息的耶誕節購物人潮，然後注意到那個高大的美國飛行員，正靠在登機門附近的公共電話亭上，看樣子好像有煩惱。他一隻手臂扶在電話亭隔板頂的邊緣，巨大的手掌焦躁地連續敲擊熏黑的玻璃。蕾秋知道，他肩膀上的四條肩章是機長的標誌，但是令他迷醉的，是他深藍色的眼睛。這時他顯然沒有注意到蕾秋或其他人，她悄悄準備溜到幾碼外的另一座電話亭，走近一點瞧他。蕾秋覺得有股莫名的興奮，混雜著些許的羞赧。她以前從未做過這種事。

我一定是太無聊了！她繼續公然注視著那名機長，同時在心裡如此告訴自己。

他身高大約六呎三吋，厚厚的雙眼皮上是兩道濃眉，有個方形的下顎。鬍子刮得十分乾淨的臉孔，被些許變灰的黑棕色髮絲勾勒出整張臉的輪廓。她讓自己的視線停留在他寬闊的肩膀，然後是他的胸部。最後她下結論，此人顯然經常健身，而且一定正在擔心某件事。他先是愁眉深鎖，接著又突然輕嘆，儘管人聲鼎沸，她幾乎聽得到這一聲嘆息。

不管令他煩惱的是什麼，這通電話顯然可以解決問題。蕾秋可以察覺到這點。他放下話筒走出來時挺了挺廣闊的肩膀，當他抓住帽舌戴上帽子時，甚至還微笑了一下。

等他經過身邊，蕾秋趕緊將眼光調向其他方向，期望他沒有注意到她的凝望，然後又大膽地轉頭再望向他。他走過的地方繚繞著一股古龍水味，那是一種她無法辨認、令人愉悅的木質香味，悄悄地引發她小小的遐思。她很好奇他是哪一架班機的機長，但願是她要搭乘的那一班機。

李到底在哪裡？她在她特大號的袋子裡摸到行動電話，接著才看到蘭開斯特從長長的走廊匆忙地走向她，她立即把電話放回去。

十五分鐘之後，機長霍蘭獨自在六十六號班機的駕駛艙內，開始飛行前的例行政程序，心中還惦記著他剛剛打的電話。

他終於聯絡到在紐約的醫生。

「你的超音波檢查有一道陰影，」那位醫生說：「起初我認爲你應該再來檢查一次。我不是有意要製造緊張。」

「我……不能確定，醫生。我現在人在德國，在飛行中，機員排班處聯繫到我，說你打過電話找我。說實在的，我給嚇死了。」

「對不起，機長。」

「你說有一道陰影？會不會是腫瘤？」

他一直很擔心最壞的情況會發生，那就是攝護腺癌。由於恐懼的心理，他幾乎已率先斷定自己應該動手術。但是手術之後呢？會性無能嗎？他聽過有關後遺症的恐怖故事，他不能想像沒有了性、無法滿足女人，生活將會變得如何。自從珊卓走了之後，他幾乎不碰女人，但那並不重要。

那是暫時的。

這卻可能是終生的！